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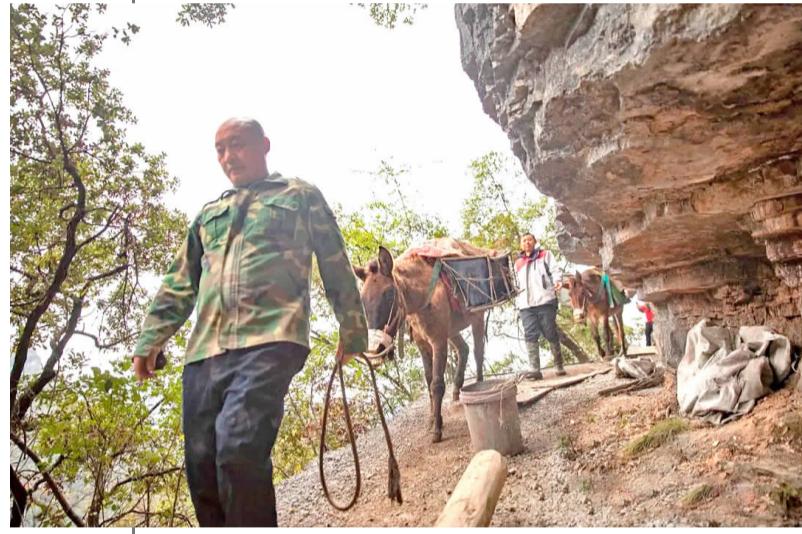


副刊

3

2024年12月28日  
星期六  
责编:冉伟男  
校对:刘力  
美编:黄圆圆

当地村民牵着“苦力马”走过栈道。



# 修复背子坨

□黄德权

背子坨，在悬崖顶上，两百多年来，忍受着太阳的苦晒，云雾的洗礼。黑瓦铺展开去，一直延伸到悬崖的边沿，要不是悬崖边的古树用力遮挡，一部分房屋是会流水般掉下山崖的。

背子坨，位于官清乡，离渝湘高速板溪下道口不过20公里，村庄在悬崖顶上的小山窝里。政府将公路修到了村庄旁另一座大山的悬崖边上，为了不改变村庄的原貌，挖掘机就停止了施工的脚步，进村的道路由公路演变为悬崖栈道。进村庄的人们从栈道开始步行，横过一段绝壁，进入一个深谷的陈旧木桥，然后沿陡坡的之字山路爬行，大约四十分钟左右才到村口。

上背子坨就两条绝壁小道，另一条在村庄左边，那完全是在绝壁上。村庄的先人依绝壁上的石迹凿出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道，最窄处不过三十厘米，刚好能步行的样子，上下都是万丈悬崖，绝壁小道边生有树枝，像公路的护栏一样，让过往的人多了一点安全感。透过树枝的空隙看看脚底的深谷及

对面白色的悬崖，到了窄处无树枝的地方，是万万不敢侧目的，心中满是惊慌，身体努力向里边侧依而过。几百年来，人们都是从这条绝壁小道前去耕田劳作，早出晚归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有时要背搭斗、背谷草经过这悬崖，早已习惯了。官清水库未修建的时候，官清的乡场在今天水库的坝底。村民们去赶官清乡场，就往另一条绝壁小道往返。现在，悬崖底下，平湖高起，乡场搬到了一个叫峡口的地方，村民们出行，就顺了有公路这边的道路。

从第一代来背子坨的冉氏先人冉奇越到这山顶拓基定居，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，而今形成三十多栋清一色的瓦房寨子。曾经漫长的农耕岁月，五十多户人家，开垦出了足以自足的土地和田园，他们耕营着自己的酸甜苦辣。今天看去，俨然一座土家建筑的露天展览馆，在群山之间，荡漾着浓烈的乡愁。

而今，背子坨，已经是市级民族特色村寨，乡村旅游目的地。人们漫步在村落中，可以享受到土家人的各种美食，和土家老人一起对答山歌；走在悬崖边的林荫古道上，眼前尽显绝妙风景，可以看见绝壁万卷书，红佛奇山。悬崖上百鸟盘旋，悬崖底下溪流声声。漫步于此，竟可忘记心中不快，融入自然之中，达到物我两忘的清净境界。

**补记：**2024年11月27日，与酉阳摄影家协会赵伦德、李惠一起，重新走访背子坨。赵伦德老师前不久刚去过背子坨。他说，公路已经修到了村口，工人们正在建设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。之前，为了拍摄古村落系列图片，我已多次去过这个悬崖上的村庄，这次重新来到这里，非常欣慰地看到，政府从悬崖上修了一条挂壁公路进村。许多工人正在对村庄进行修整，特别是村庄旁边那条悬崖古道的安全建设，让人感动。“苦力马”托运着沉重的砂子，往返在绝壁道路上，工人们流着汗水，给古道铺设石板、护栏，工人们说，最多一周，悬崖道路就将建设完毕。到时候，人们到背子坨游玩，交通已经方便，行走更加安全。

“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？”这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是对于自我的追问，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萌发。诗人极佳的品质就是对于历史感的坚持和自我栖居何处的找寻。青年诗人杨犁民在诗集《花朵轰鸣》《大雨如瀑》中立足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，以自我的栖居环境为思考对象，表达他的生命哲思。

杨犁民的诗歌中对村庄的描写蕴含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空间，村庄是他的根，他的村庄在社会中渐渐走失了，他的根也流失了。他向往他的村庄，向往“油菜花田”，向往“蜜蜂的嗡嗡”，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他找不到栖居的根，他的“脚板心老是隔着皮靴和水泥，踩不进厚实的大地”（《破庐说》）。同时，城市的人群都在繁忙的工作中进进出出，“没有谁来关心这些花呀/树呀，草呀，鸟呀/不知道人们都在忙一些什么”（《那些事正在发生着》），只有他愿意挨着“城中菜地”一直坐下去，“陪他们开花，结果，长出新芽”。自己关注的“城中菜地”又备受城市排挤，“这个城市/先是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禽逐兽运动/随后有大规模征地/把城周围视线内的农作物/全都赶了出去。”毫无疑问，“城中菜地”是他对村庄以及他的根的诗意想念，村庄有他无法丢弃的记忆，是他精神的栖居之地，但是城市的发展排挤了他的村庄，致使作为母体能量的乡村失去原有的存在，他听见“蟋蟀”的叫声，“感觉它是存在的隐痛和顽疾”。

村庄是杨犁民在城市遭遇困境之时的精神避难所，村庄有他的“石头”“他们构成另一个村庄/是我们的来路/也是我们的归途。”但是杨犁民的村庄渐流失了，当“刨土的人”最后被土“没过了头顶”，“汽车”不在乎村庄的人和事，他们“一辆一辆嗖嗖驶过/穿过这个秋天的阳光/像穿过一块块玻璃”（《许多事物正在发生》），冲破村庄的诗意与温情，冲破杨犁民的栖居在大地上的精神之根的时候，他在栖居的困境之中发出“只有我啊/一如既往地奔腾不已/像无尽的沧桑/像无边的孤独/没有来源/也没有归宿”（《时间河流》）。城市的压迫无法反抗，村庄的丢失无法挽留，就这样，他的根流失了。杨犁民用强烈的生命意识将自我投射在象征意象之中，从凡俗意象中生发出自我生存的哲理，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和体悟。杨犁民在城乡的矛盾中无法栖居，他在他的栖居困境中忍受着。

村庄的迷失让杨犁民无法接受，他的栖居困境让他无法栖居，“如果你不守在故乡/你就一辈子在流浪”（《结局》），杨犁民想去寻找他的根，他在《故乡或者酉阳》中说：“再大的森林/也只有一棵树/能够为我/遮风挡雨……江山太远/我还是愿意/回到这里/千万次出走/又千万次返回。”尽管村庄流失了，但是对于根的追寻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刻骨精神，他还是想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乡的泥土中，用自己的生命意识寻找村庄渐渐被压迫的诗意以及自己的栖居之根。

中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，生命意识就是能够将“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”“扩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”，这样，就会觉得“全宇宙就是一个大同情的社会组织，什么星呀、月呀、云呀、水呀、禽兽呀、草木呀，都是一个同情社会中间的眷属。”杨犁民的诗歌就在尊重一切生命存在的时候，自我的精神栖居得到了尊重，他的根也得到了寻找。他说：“我爱这蜜蜂的嗡嗡更甚于汽车的马达/如果它愿意分我一勺蜜/或是教我采蜜的技艺/我就在这里不走了”。他将根的生命意识投射在乡景与自然生命之中，经由自己的记忆和栖居困境，把它们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，这些象征是他对乡村之根的寄托和守望。比如“云朵”“油菜花”等。诗人在《云朵会找我》中提到：“十万云朵，每一片，都在流放/自己，每一片，都在/一刻不停，成群结队地追问：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//我被问的快要掉下泪来”。诚然，诗歌是诗人内化的表达，诗人通过云朵之问，将寻求自己的根之希望安放在“云朵”的身上，云朵的问是诗人对自己栖居何处的问。诗人回答道：“我承认，云朵是我温柔的故乡/云朵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，跟着云朵去流浪”。他希望住在油菜田里，油菜田里“随便抓一把野草/吸几口空气，就能够我活下去”。对于乡景的诗意守望和寄托，是他在根的追求路上的强烈欲望，是 he 能在栖居困境的意志动力。

诗人在《破庐说》中将自己对于栖居之根的守望展现出来，他得到了安稳，“我想有一座破庐，他像鸟巢挂在树上一样/我想我会长住在这里，跟树木比挺拔，与荒草比坚韧，和虫子一起，听命于天道，自然和秩序”“这些小野兽小昆虫，有的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离开……它们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邻居”，他把乡村的一切诗意和童年的记忆都放在了“破庐”之中，把自己的生命意识融入了大自然中，来寻找村庄渐渐被压迫的诗意，使自己的根得到迁移和安稳。

诗人栖居在何处，“我”何以栖居，是诗人一直思考的问题，诗人杨犁民的诗歌中描写了很多关于乡村的意象和景象，与其说是乡村，倒不如准确地说是他的故乡，是他的精神栖居之地。而面对如此乡村的变迁，甚至在他的生命中无法再回归到自己的栖居之地，他用诗歌来表达对故乡走失的无奈与悲痛，也希望自己更加能够超脱地面对世界。把自己寄托在普遍的自然中，与自然的一切作伴，栖居的根流失了，但是原本跟自己生活在同一故乡的生命依旧还在，希望自己与“小野兽小昆虫”们再一次共同生活，这会让故乡回归，会让自己的精神找到栖居之地，也会让世界变得温暖和和谐起来。

## 诗人的生命哲思

□肖礼桃

音符 | 秦胜摄  
第1103期

## 杀年猪

□酉州小学三年级(1)班冉恩慈

地在圈里来回走动，时而低头闻闻地面，时而抬头望向围观的人群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。我躲在爸爸的身后，偷偷观察着那只猪。它的皮肤是灰色的，眼神里透露出一丝迷茫，好像能感觉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

屠夫大叔穿着一件经年累月的褐色的工作服，手里拿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刀。我的心跳加速了，手心开始出汗。屠夫大叔的动作迅捷而精准，他一手轻抚着猪的背脊，似乎在安抚它的紧张情绪。猪可能以为这是给它挠痒痒，竟然安静了下来。然而，就在这短暂的宁静后，屠夫大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双手牢牢抓住猪耳朵，与此同时，几个邻居叔叔默契地控制住了猪的四肢，顺势将

其拉上事先准备好的板凳上，紧紧按住，动作显得熟练而冷酷。

屠夫大叔的刀迅速刺入猪的喉咙，我紧张地闭上了眼睛，不敢看下去。猪发出了几声短暂的哀嚎，随后便归于沉寂。虽然心中恐惧，但好奇心驱使我想要继续目睹整个过程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只见屠夫叔叔正在迅速地处理着猪的身体，旁边的邻居叔叔们也纷纷上前搭手。

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知道这是为了庆祝新年，成为家人团聚的见证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难过。我想，这就是生命的循环吧，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更要懂得对食物的珍惜和对生命的敬畏。

(指导教师：张子靖)

## 作文在线

冬天的风带着寒意，但家的氛围却是温暖而热烈的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家“杀年猪”的日子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和爸爸妈妈就一起回到了祖居的老宅院。爷爷和奶奶的身影显得格外亲切，他们的脸上挂着节日特有的喜悦与期待。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几个邻居叔叔，他们都是来帮忙的。

猪圈内的年猪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个早晨与众不同的气息。它不安

